

叢書集成三編 第六〇冊目錄

文學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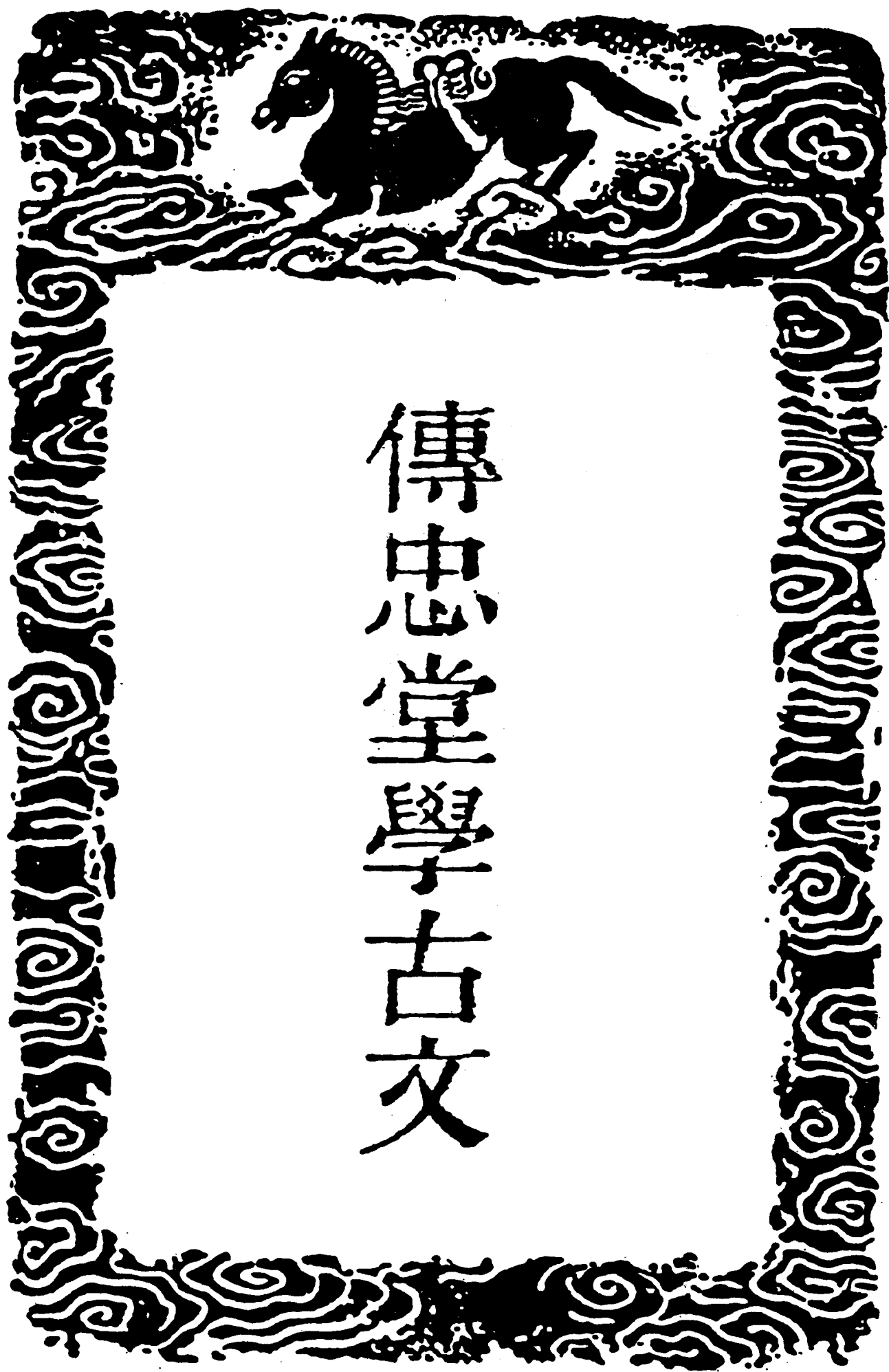
文別集——清

傳忠堂學古文一卷（五周先生集之四）	清	周星譽撰	冒氏台	大	〇六〇	〇〇一
文誠公集文稿拾遺一卷	清	袁保恆撰	袁氏家集		〇六〇	〇〇七
居易堂殘稿一卷	清	章大峯撰	春暉堂		〇六〇	〇二五
孟晉齋文集五卷外集一卷附錄一卷	清	顧壽楨撰	顧氏中研所		〇六〇	〇三七
海杓堂存稿一卷	清	胡桂生撰	胡氏中研所		〇六〇	〇九一
壽聲堂存稿一卷	清	胡大文撰	胡氏中研所		〇六〇	一〇五
閣學公文稿拾遺一卷	清	袁保齡撰	袁氏家集		〇六〇	一一五
尊聞堂文集十二卷	清	胡兆春撰	胡氏中研所		〇六〇	一三九
道存堂存稿一卷	清	胡大經撰	胡氏中研所		〇六〇	一九九
故城賈氏手澤彙編四卷	清	賈璣輯	賈氏中研所		〇六〇	二二七
南省公餘錄八卷	清	梁章鉅撰	筆記續說		〇六〇	二九三
范伯子文集十二卷外文一卷附一卷	清	范當世著	范伯子		〇六〇	三三九

文別集——民國

碧漪集四卷續集二卷三集四卷附錄一卷	民國	譚新嘉輯	嘉興譚氏	中研所	〇六〇	四三三
枕碧樓偶存稿十二卷（自卷一至八）	民國	沈家本撰	沈寄篲		〇六〇	五九一

傳忠堂學古文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傳忠堂學

古文

越人題署

傳忠堂學古文

祥符 周星警 涑人

致弟叔子書

叔子無恙別後出西郭門風雨沓至離懷益苦憂從中來不可斷絕顧視奴子既醉眠夢斷不醒舟人囁語勿休若不知人世有患苦事由此觀之天地閒處困頓無聊之境心煩意亂不可奈何時幽憂者亦有數人耳則吾道艱難可知矣夜半過柯橋寥村狂荒柝音稀巷一燈出敗扇隙中人語呶弗諗微聞博負爭出入一錢由是觀之天地閒終歲屹屹求一日溫飽不可得甚至尺布斗粟性命相搏父子兄弟不復顧人此憂者正不知

傳忠堂學古文

一

凡幾而吾道艱難又可知矣善乎孟子之言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民無恆產斯無恆心矣吾親老爲貧而仕效奔走一官不敢矯顧哇病黎之餘自膏沐不忍顧又無尺寸柄坐視人漁獵不能禁卒以自顧顧遺人笑嗟乎叔子謂必如是而求溫飽又安得不慨然於吾道之難行也憶昔與子客吳深夜銳讀趣師說好饑虛則奔譟母索果慙不擇飽去據一室中抱道自尊互標榜復相與汰滓流品習氣晉人贈身阮劉蹈俗若誅初不復料量物力知艱難誠不知物力之艱難如此而今又十年過之矣忽忽此十年中南走越北入燕西臨汾晉東朝海而謁代中閒一至再至往來於吳楚韓衛之郊道里不更計計

自蹤跡所經日熟其山川城郭都市津梁形狀地之榮備酒保亦閒有識其姓者則其人已道長半生矣勞於行役積倦思靜渺焉獨處虛空生芒融心入幽化爲萬感與子聚散弗常不可告訴繼或慮閱歷所至見聞殊境別未必與我共追讀子詩古文詞乃知子吾雖十餘年來分馳南北甘苦固未嘗不一日共也夜半大風雨雪失道行曠野中不得旅此境子吾已共之矣旅夜風雨兀坐不成寐聞琵琶聲唧唧嘶嘶歌怨若甚不得已也者而爲之吾與子又共此境矣客中出郭門送人歸故鄉反自崖登長安市酒樓上天暮微雨獨酌徘徊四顧無可語又與子共此境矣今吾艤舟荒江菰蘆閒對此茫茫百端交集夜雨

傳忠堂學古文

一樂子誠不我共讀子詩古文詞又不啻共之矣嗟乎人生遇境萬殊不盡同同處是境怍怍或有動於中或白若觸境而感感而有言言之合於道者盈天地閒曾不數人夫此數人者豈樂此不疲好爲名高也哉處困頓無聊之境心煩意亂不可奈何出此耳究其所以然者終歲屹屹求一日溫飽不可得守其恆心不敢自外於士故耳若是乎物力之消長吾道之盛衰係焉子吾其勉知物力之艱難相與維吾道於不敝焉而可矣

孫厚叔退宜堂跋

天下事無不宜乎退也厚叔其知之矣厚叔之進取不事者有年既久矣以退然而厚叔之言曰進退不身論論心與世出入

閒視所宜則退焉宜則謂之退宜焉可因囑馮子少山書額予有以知厚叔之退於世而心進矣

小石池畜魚記銘

吾樂養魚暇輒畜魚自樂所至登益累累皆養魚宅有池故失潄潄之既潄益日養魚石繁水清憺然樂忘乃文以告吾魚魚之樂吾弗知也曰不若相忘於江湖江湖之忘魚也魚之忘江湖也抑亦何必江湖忘也夫固安在其非江湖也則亦何必江湖樂也猗江湖之閒何其囂囂也走江湖者日相望誰歟往之使來江湖也不然何其視江湖之眈也夫江湖何與人事輒曰江湖江湖是市江湖也誰歟受之使施江湖也曾是江湖也而

傳忠堂學古文

三

可以市爲吾以知江湖之多故矣而不見夫泳者游者之悠然樂乎升斗之水然活耳穿池以養給相造乎水則忘焉問猶有憶故處者乎爲之告曰今之江湖不可居也記而銘之

銘曰刀俎其貪蒲藻其廉

袖竹君小傳

嗟乎士生不遇中年落拓悵悵多哀感又無所發揮援美人香草之例則袖竹君生平可傳也袖竹君者故良家子貧幼鬻於姚守禮謹嚴誓不污假母又愛持之以故年十四猶處子身倚竹生過之相知心有題扇之雅感陶潛閒情賦因以謚之別去未幾病疽癰痂着其面遂蠹不妍一年死故得保其貞此其可

傳者既傳索其扇玩之零粉脂纖動搖秋風則猶有曩之態也
論曰吳郡屈百里而近水泉清潔鑑人面山平遠而長意思不
肯奇愕人草木亦蘊藉肝脾依依有可憐人致涉之地者飲之
水三日而性情以柔語言若不忍造怒於人則夫都人士女之
生長於斯者固宜其嫺雅修飾自愛好多也意者天既拍張其
峯峿潰澗之繁勃焉騰蹕乎莽蒼之野洩之盡氣之和昶而流
者凝結一切而融洽其開東南自成爲風俗今其吳故宮遺址
猶有存焉否者彼吳女之墓已蕪矣閱歷千數百年而地之婦
人女子猶積情成習且未已乎涼月滿巷士女雜坐聞笑語發
聲而餘音嫺嫺風持之若將以遺兮遠者更唱迭和往往參

傳忠堂學古文

四

淫豔之詞相爾汝問荅蕩矣故夫情多而美美而貞者此令人
思也人柔曼之至者天多媚之以冶容甚美致傾頓天則又忌
之又何必忍而爲此態也一舉止一坐卧一酬對一飲食言語
窺之嘗若有自矜自憐深自愛惜不置之意出其情而微納之
以閒及究之而情又不可以竟其矜貴而用情謹慎如此一相
知心又專思不可化掩此哀而弗去行自傷已薄物細故之閒
渺焉寄終身之思當自知其不永年嗚呼此美人香草之所以
離騷也且夫境遇至貧且病已甚矣艱艱焉百計尋之界以賤
所不爲俾鬱鬱以死豈其有他故歟繫好修之故也生既姓氏
亡失不憶無可問瀕死而并其容姿奪之徒令愛慕者撫問存

恤之不能欲詢其遺事無以告者待數年而野莽久矣不得已
丐其遺扇小影想像之亦可哀矣

譚仲脩池上題襟小集序

并詩

光緒九年歲在癸未田日向登蠶月告至譚君仲脩吏事既脩
寓歡林澈城之東隅樾館斯在演暢稽陰寫其土思鄉人所僑
置者也君乃牽拂相招賓主八人飲酒其閒俯臨大江東流浩
渺春爲之遠賦詩餞之九年三月妙合偶然閣君海姓圖寫其
事而譽爲之敘曰永和一觴酒痕千古卓爾仙才飄然勝集前
塵往矣邈不可追妙墨初寫翼日不再固矣若夫鴻致所歸將
毋同新亭之慨夫豈不願張河朔之飲乃近規金谷之游乎生

傳忠堂學古文

五

際承平桐生茂豫所以窮勝事於園林樂清時之鐘鼓文燕過
從目爲習見憶夫路過醉人瑞事希有以今盼昔不覺撫時而
生戀彼山店水邨田家泥飲好鳥自鳴芳華未歇天趣古歡轉
在語言文字之外又不禁爽然失矣詩曰

鬱鬱樹深碧濛濛草遠青山氣沁心綠江光偁酒醒晴雲滌晶
宇餘花媚幽庭興感既有合嘉會良可銘

池上題襟再集序

并詞

癸未七夕先一日立秋譚君仲脩復有池上之集譬亦與焉客
有問曰今夕何夕人閒秋來托始幾時豔流千載遂令傾城士
女情滿一宵雖事出神衿然理深元感矣則夫水城驅光璇宮

悲怨仙壇花落淒入驚心攬文似綺尋義斯適矣主人曰客之言殆所謂和者好粉有殷勤之意者好麗乎夫羽陵之簡蠹矣難可天問請誦東人之詩以進一觴何如酬酢既畢主客將散仰視空碧雲流有聲罇月剝黃暝烟組翠歸途所經齋此意往乃系之以詞云

憑欄試問這銀河清淺幾千年可有乘槎客犯來自海西邊從此鯉魚風起怕箜篌一曲悵離筵便挽回鯨浪填平蜃市費許多金錢 恰笑世閒兒女羨雙星乞巧拜庭前那管月中霜裏遮莫團圓娟已是拋殘雲錦把支機賸石補情天歎君平誰訪垂簾終老蜀中塵

調倚南浦

傳忠堂學古文

六

金淮生栗香隨筆序

暨陽非壯縣也然實爲三江之所會歸故其源遠流長氣王百谷生其地者清靈神雋代有傳人世家喬木雖林立遺芳而高門鉅鏤焜燿一鄉者首崇金氏以鴻詞顯以理學傳以勳名著歆向傳經錯鉉解字各彰家法用表厥貽近自州郡遠至淮南河北及夫京輦名流六堂觀國之彥亦莫不謂緝王氏青箱之學編廖家世綵之篇咸同以來端推淮生同轉爲亢宗云猗歟盛哉抑何其所托之高而傳之遠也君既憲章舊德祖述清芬樹幟騷壇著爲隨筆登高作賦能說山川仿主客圖系本事詩吹噓寒峻磁引後生以爲已任引李穆堂侍郎所云凡拾人遺

篇斷句代存之者比諸掩骼乳嬰功德允鉅噫此宰相之量而良史之度也向當乾嘉全盛之時提唱宗工主持風雅安見王徐畢阮專美於前也哉事更百年世經三嬗運際中興靈臺偃伯大啟學流津新文教自四行省刊經史外踵是則鯁穴傳書龍威獻秘納甲飛伏測圓演段之巧祿彌精飛車螺舟輶彈駮黷之奇哀日出談天則梯窺月竈步地則柱表寒門囚捉光景守之以器雜揉水火閉之於房譯史既詳審圖具稿譬嘗閱市借緘非若鄒衍虛詞張鷟鑿空竊欲挈其要領稽其制度分雜志雜傳雜攷雜錄都爲一編師丹善忘逡巡未就君既擅有張茂先之博綜劉原父之淹貫曷不紉金鎖石室之藏擴三島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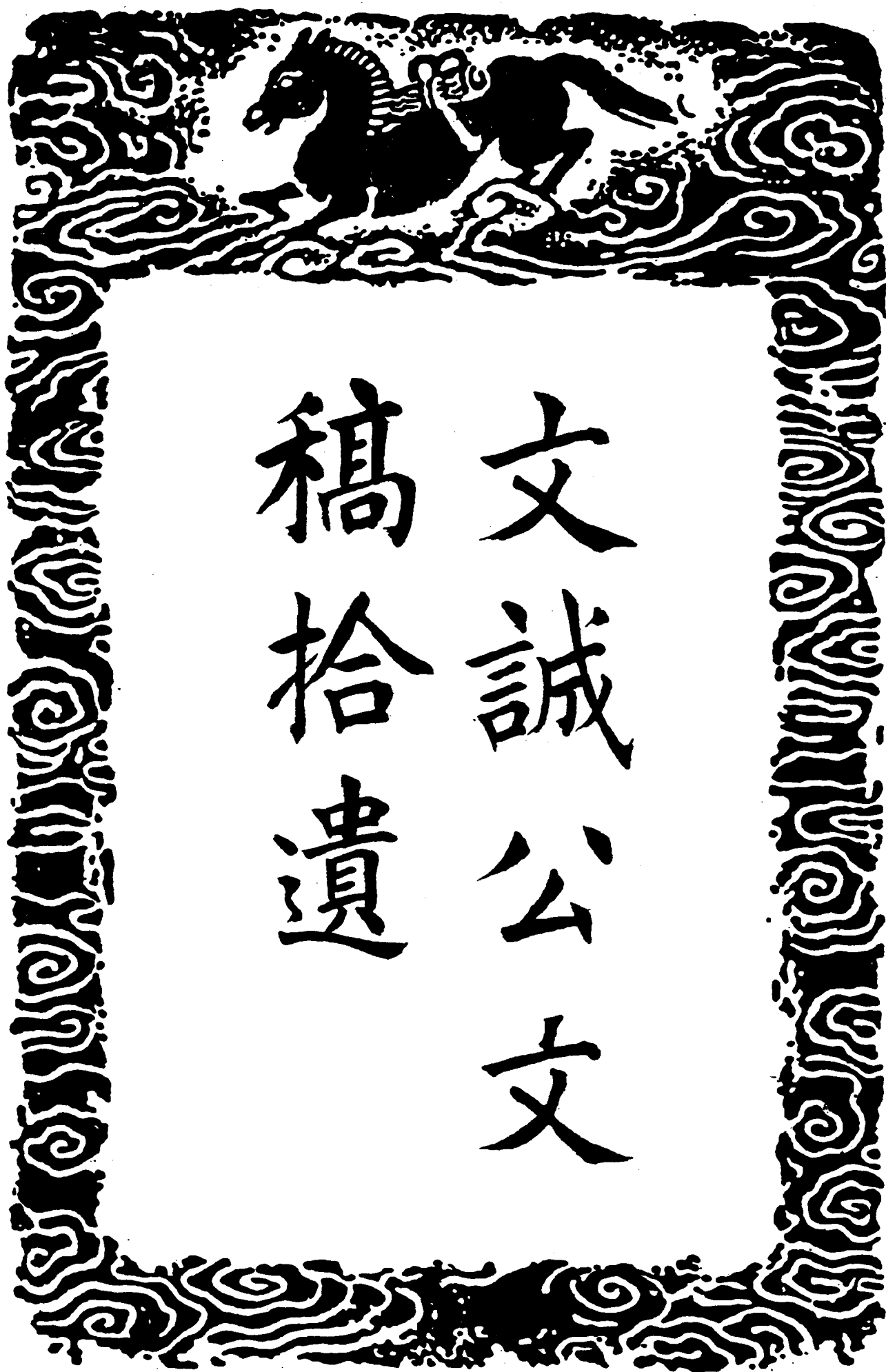
傳忠堂學古文

七

洲之紀用備

國家控馭百蠻吞吐大瀛之佐證資成皇覽副在名山於以見近揮季子碑之榮光遠陋吾妻鏡之俚史豈曰小補之哉先生亦有意乎則董而理之矣

文誠公文
稿拾遺



文誠公文稿拾遺

宣統辛亥夏
清芬閣編刊

文誠公文稿拾遺目錄

毅皇帝神牌升祔太廟說帖

修築龍洞渠議

重修龍洞渠議

龍洞渠估工略

興辦屯田議

祭遼商道呂曼叔文

祭禹州訓導三叔父文

祭從兄篤臣公文

又

文誠公集 文稿拾遺目錄

祭從伯兄受臣先生文

跋智水和尙所繪嵩嶽圖

題林竹溪先生詩後

跋寶柘城登嵩嶽詩後

跋枚如西嶽記

祭風伯文

祭龍神文

祭禹王文

文誠公文稿拾遺

毅皇帝神牌升祔太廟說帖

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其制太祖居中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王者始受命爲太祖百世不遷有功德則宗之如周之文武世室亦百世不遷三昭三穆親盡則毀而祧於太祖之夾室所謂迭毀之制有常不遷之廟非一也自東漢始爲同堂異室之制下逮有唐創祀九代然以高祖太宗二代爲世室亦仍七廟之規迄宋與明皆沿其舊我朝祖功宗德震鐸古今垂統當卜萬年廟制仍循九室今當位次已盈欲變通盡善則制必原本乎經典禮必折衷乎聖謨乃足

文誠公集 文稿拾遺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以爲萬世法伏讀 文宗顯皇帝聖訓禮經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宋儒朱子謂百世不祧之廟如周之文武世室商之成湯三宗不在數中則天子七廟特禮之常制非合不祧之室而言 聖訓煌煌知廟制有常而百世不祧之室本無定數非如三昭三穆之不能增立也洪維我列祖列宗聖聖相承功德之隆超軼千古自太祖至於穆宗同爲百世不遷之廟允宜崇立世室如周之文武商之三宗不在天子七廟常數之內以昭隆重查朱子周制廟圖謂文武世室在太祖廟旁居三昭三穆之上蓋古者同宮異廟其制則然後世同堂異室皆以近祖爲尊世室近依太祖與昭穆合居一堂歷代相

沿久難復古今若別建世室而昭穆仍依太祖似昭穆近而

世室遠於次未順於情不安應請以太廟中殿太祖左右

爲世室世室左右別建昭穆六代親廟凡升祔先入親廟若親

廟盡而百世不祧者然後由親廟升祔世室此禮之常也第由

太祖至穆宗共十代同爲百世不祧異日親盡自當同居

世室斷非現在九楹所能容擬請於舊制九楹東西各展寬兩

楹共爲十三楹奉太祖居中兩旁各六楹爲左右世室豫計

至穆宗升祔世室時仍留餘地以待後來有大功德而百世

不祧者方足垂久大之模承享靈長之祚然必奉世宗以下

列聖神位先居六親廟以待親盡遞升世室未免遷移之煩

文誠公集 文稿拾遺

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非所以昭敬慎而安神明伏維由太祖至穆宗既皆百世不祧與其待崇奉於將來不如因舊位於現在與其虛世室以俟遞推不如虛親廟以俟序入擬請自太宗至穆宗均崇奉世室不必定俟親盡於禮於事均較爲直易其中殿左右墜牆之外大牆之內東西各有餘地十三丈有奇應特建兩廟各三楹以爲三昭三穆嗣後皆按次序先奉於昭穆廟至六廟親盡時功德如周之文武則升祔世室守成如周之成康則奉遷祧廟以符千古不移之通義以定萬年有道之常經如此則世室與昭穆既各全其道亦不失其序以視唐之十一室宋之十二室親廟混同無別於義理尤爲允協大抵事異周制禮

從而變惟變而不失其正亦禮之以義起者也至展寬中殿增建昭穆廟經費雖屬不資然鉅典所關難惜繁費目前祇宜先儘中殿展拓於穆宗山陵奉安以前竣工期於升祔無誤其昭穆兩殿再查會典內載中殿後殿東西兩廡各五楹均藏祭器是兩廡無關典禮之輕重如展拓中殿東西各兩楹恐兩廡地勢逼近則分建於昭穆廟之東西仍以墜牆合諸中殿爲都宮亦與古制不相背也世室之說起於周之文武具於禮明堂位詳於春秋文公十三年公羊傳曰世室世世不毀也穀梁左氏作太室古者世與太通洛誥成王烝祭文武而曰王入太室禋祀是也周以后稷爲太祖百世不遷以文武之

文誠公集 文稿拾遺

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功德爲宗亦百世不遷故宗亦曰世室見朱子禘祫議唐宋以還雖不必沿其名未嘗不遵其義考舊唐書長慶四年禮儀使議景皇帝始爲唐公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創業經始化隋爲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其下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義合祧遷又案續通考宋寶慶間御史臺言太祖爲帝者太祖之廟太宗眞宗仁宗神宗高宗各有舊制不祧此與商周不毀之廟魯公之世室名異實同是唐宋不祧之廟皆沿文武世室之義彰彰可考我文宗顯皇帝聖訓云禮經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宋儒朱子謂百世不祧之廟如周之文武世室商之成湯三宗

不在數中則天子七廟特禮之常制非合不祧之室而言天語煌煌特引宋儒論世室之說鄭重言之今日之建世室所以符禮經實所以遵聖訓也古者廟無名考公羊傳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特稱之云爾非爲名也卽周文武之廟或曰宋或曰祧或曰世室見於書者不一重其禮非重其名也三代之制其詳不可得聞然不過於倫序之間尊親之義正名定分深合天理人情之至非必榜示門楣以彰鴻號也至漢顧成德陽始有廟名然因事節辭於義無取自同堂異室之制起或曰廟或曰室稱謂不同於尊親之分又淆而無別明正九廟始榜世室曰太宗廟然於古亦無所考今日之義但期於

文誠公集 文稿拾遺

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祖功宗德之尊左昭右穆之親深合禮意而不戾於時宜固不必昭示隆名且恭查會典禮制太廟殿廡各有稱名而敬瞻殿制並非一一題榜則名不必立此義昭然矣祖功宗德百世不遷三昭三穆親盡則毀天下通義也唐宋相沿不廢斯義考舊唐書顏真卿議元皇帝之祧遷有曰假令傳祚百代豈可上崇百代以爲孝乎請依三昭三穆之義永爲通典是知不建世室則尊尊者不嚴不立昭穆則親親者無序我宣宗成皇帝禮學精深特示祧廟之說欲考古酌今定以限制聖謨昭垂炳如日星今日之議宜恪遵聖言詳考禮制請建三昭三穆者正以爲異日議祧地步庶不至隨時增室終無限

制我 朝以 高皇帝爲 太祖實爲 太廟之主而推所自
出則自 肇祖始惟歲暮禋祭 肇祖正居中之位四孟時享
則遣官致祭猶唐之獻祖宋之禧祖也故 後殿之制亦殊於
中殿若欲建 世室於 後殿之旁則於義未得其安蓋
宗廟之次以 太祖爲主則尊卑有序而不相亂今欲居 世
室於 昭穆廟之上而反居 太祖廟之上是以卑壓尊也於
禮似有未可謹議

修築龍洞渠議

鄭白沃饒之利千古馳稱自江河日下涇水漸低不能入渠歷
代修復渠口愈開愈上至明項襄毅直開至洪出峽處而極再

文誠公集 文稿拾遺

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上無可再開 國朝乃專收龍洞諸泉入渠不復引涇然盡收
諸泉之水不過溉田六百頃其利遜於鄭白者不啻倍蓰涇陽
諸生王熙載因議自仲山之陰導涇入冶原議謂淳化境閑倉
撐底兩溝相距二里許一通涇一通冶擬將二溝塞斷另鑿兩
溝間之土渠引涇由閑倉達撐底入冶由冶之天井渠以合鄭
白故道可復舊日灌溉之利初聞此議深冀其事可行是以不
憚跋涉親往相度及親歷其境始知所見迥異所聞其所稱兩
溝相距二里者初不謬第其地爲閑倉之首自高原迤邐下行
曲折蜿蜒於萬嶺迴複中十餘里始達於涇首尾高下相懸殆
不止百餘丈溝之不可鑿涇之不能引無待再計乃廢然而返

其引涇之志仍蟠鬱於胸中而不能去因復至龍洞渠查勘冀
萬有一獲於趙家橋下樊坑渠上得一地俗名西葫蘆者其地
涇流緊逼渠身渠之西岸爲涇水冲刷矮薄其厚不及三丈縋
繩度之渠底高於涇水不過三丈餘若將渠身鑿深三丈開深
三丈開一開口啟閉蓄洩由人主之仍可引涇入渠然使渠之
下游地勢高仰水流不得通行涇仍不可引復製水平逐段測
之自西葫蘆至樊坑渠三百丈間低至二丈七八尺由樊坑退
水處繞至舊隄南低下處長不及百丈隄面又低於渠底四五
尺由此處開新渠八百丈以達王屋一斗仍入舊渠此八百丈
間地之漸低又三四丈水必一律通行涇水可任人引取矣計

文誠公集 文稿拾遺

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建閘開渠費不過萬五千金即可得無窮灌溉利裨益豈淺鮮
哉上下二千年間陵谷變遷幸尙留此一綫爲生民美利之源
豈容棄而不取所慮者經此時修築過數十年後涇水再低
渠不能鑿涇不可再引利將終廢當於此處河身極力保護使
不再低乃克經久保護之法宜自河心抵兩岸橫築攔水壩使
水由石上過乃不冲刷河底築壩之法自河心修築與水面平
約高一丈東西與兩岸接約長四十丈寬以十丈爲度先於春
夏儲備灰石秋後水落於西南平灘深開引河使水旁行淌出
河心剋期修築經冬歷春穩固然後以石塞引河逼水歸正身
石壩以下縱能冲刷而石壩以上則永無再低之患矣

重修龍洞渠議

按龍洞渠卽鄭白舊渠自秦漢以來皆引涇故統名曰涇渠我朝乾隆以後絕涇引泉以龍洞爲首故曰龍洞渠鄭國開渠之始涇流與渠口適平導引極便後涇流日下與渠口相懸漢太始間白公上溯二千七百餘步爲渠口宋大觀間趙佶又上溯五十六步爲渠口元至大間王踞王承德又上溯一百二步爲渠口明成化間項忠又上溯一里餘鑿龍山後崖爲渠口皆引涇者也引涇之始得水一百二十繳每繳水廣深尺爲繳百二十繳則廣深皆十丈餘矣是以灌田最多厥後引涇多寡不一最少時僅灌田數百頃而已然開渠漸上得山泉漸多至龍

文誠公集 文稿拾遺

七

天津華泰印書局代印

洞鑿而得泉尤旺明以前泥於引涇之說不知泉之足以灌田也故渠口屢改不憚勞費而皆注意於引涇我朝順治間始專用泉水而仍留廣惠之口冀涇之萬一可引然涇流又下於渠口水小時涇不受引比夏秋盛漲濁汗轉足以敗泉是以乾隆間乃並廣惠渠上口閉之兼於渠外築石隄以防涇患不唯不引涇乃拒涇矣涇自洪口而下兩山夾峙勢若建瓴每當盛漲樹木砂石一時並下且龍洞西岸山石突出逼水折旋直衝隄身是以屢修而屢敗兼以隄身增高收頂愈薄以寬僅二三尺高踰數丈之疊石孤立於驚濤駭浪之中其易敗固也又聞涇水漲時濤頭十餘丈縱有崇隄亦必漫過是石隄不但易敗

並亦不足拒涇又何必以鉅款付之東流耶夫隄既不足拒涇而歲歲水發砂石樹木填塞渠中又足以敗渠將若之何曰有前人之遺制在但能深求建置之意推行以盡其利無隄可也考之渠志有平流靜浪二閘又有大小退水二槽今槽皆無恙而閘板已無存者僅兩岸下板之切口在據水夫云向來淘汰渠內泥沙以鐵刷掀泥沙使活藉泉水之力送由退水槽出既淨則閉之若有木石則以天秤吊竿出之其兩閘自石隄增高謂其可以拒涇也遂將閘板撤去迨石隄塌損涇水大至兩閘無阻泥沙由石渠灌至土渠渠身遂以淤墊竊謂此時修理能將石渠本身淘挖淨盡便足容山泉之水不必再增石隄只將

文誠公集 文稿拾遺

八

天津華泰印書局代印

兩閘之板照舊添置遇涇水小漲僅漫入上段渠身則將上段閘斷若涇水大漲並漫入下段渠身則將下段一併閘斷使砂石不能下至土渠水落之後去石刷泥仍閉槽啟閘放泉入渠則一律通暢不過於石渠隨時清理卽於土渠無害矣現在山泉之水溢入涇河非盡由隄敗之故良由石土渠身一概壅塞泉水不得下注乃自石隄上半損壞處橫流入涇耳只須將石渠土渠同時淘挖使水歸渠身自無漫溢之患其石隄滲漏處由內脰補足矣土渠向來淘挖之法均係先將渠水放乾然後挑土推置兩岸岸積如山一被雨冲仍入渠內亦非長策查野狐橋以下有樊坑者本備洩水之用可照修一退水槽仿石渠

之法刷泥沙使由槽出則兩岸無堆土坍塌之患矣乾隆間拒涇引泉之後自龍洞以下大小百餘泉盡數收入渠內可灌田六七百頃上年重修時因經費不足近龍洞處隄又甚大無力補築乃自篩珠洞以上截斷所收泉水僅可灌田三四百頃詳詢土人龍洞附近石隄雖敗渠身尚寬深數尺足受龍洞之水竊謂石隄不必修而渠身亦可淘挖使通下游若歸併此水當可復乾隆舊規溉田在六百頃以上矣若慮渠身日久損壞欲築石隄以資保護儘可從容爲之然總不宜過高以與渠身正平爲度但必須加厚使穩固耐衝擊可也或謂渠面須排大木蓋之壓以板石使涇水砂石過其上不得入渠亦是一法但密

排數里需木無數且木性遇水則輕易於掀動古人曾用木棚貫以鐵索而不能持久曠是之故似不如水落後隨時淘汰爲宜其樊坑以下官民土渠必須一律挑深二三尺乃能暢流民力不足則官爲之所費亦不多其法用耕牛曳犁三五並行後以數人持木鋤挑土一日可抵二日之工又查雍正年間曾移西安通判於谷口鎮專司渠務不知何時移回西安似宜仍令專駐谷口凡渠身修補開口啟閉水程分布一以責之乃爲經久之道若成村鐵眼之爭訟苦於水缺渠水復正隆之舊鐵眼不必更易而民亦相安矣凡此皆考之志乘訪之耆舊證以親身查勘參以苦心思索爲目前可以施行之計

龍洞渠估工略

石渠工自龍洞始上次修渠因經費不足將篩珠洞以上渠身塞斷棄置不用此次重修得水多多益善龍洞各泉約水二斗棄之可惜擬仍舊收入渠內查龍洞後崖業經塞斷涇水不能入水長時由龍洞前口挾沙石倒灌入渠最難淘刷向來因大石難運用小石將洞口砌塞水長時輒被冲開現擬由洞身上半橫開切口以大板推入棚之使泉水由板下流涇水入時泥沙在板上卽無填淤之患洞約長十餘丈棚板約須百餘塊擬用圓圓四尺餘椶木爲之每株可得板二塊核計樹價運腳做工每板一塊須七八千文約共八百千外加淘石刷泥鑿口約

須二三百共一千一百餘千篩珠洞瓊珠一帶刷泥淘石船漏縫補開口約須工料三百千水磨橋補修石欄二十丈約須工料一百二十千水磨橋下至中渠井沙石最多淘刷之工約二百千橋下及倒流泉等處漏水最甚船補最難工料難以懸揣大約須三四百千小近水槽石縫通身漏水須全拆全修除就用原石約添新石三十丈連糯米石灰人工約共須錢四百五六十千天澇池西面石身被河水冲刷迸裂朽薄及渠底處處滲漏擬從裏面幫貼石條計長十二丈高二丈須石四百八十丈連灰米人工約須錢兩千五六百千暗流泉至野狐橋沙多石少淘工較易穿漏處亦不甚多約淘刷補船總共工料不過

四五百千飾珠洞上開口一處天湧池上開口一處野狐橋上開口一處共須一丈餘大開板六十塊須圍圓三尺堅木六十株統計樹價運腳人工約共六千以上修補石渠大略也

土渠工自野狐橋至樊坑渠約長六百餘丈兩岸高約六七丈向來挑挖須用木架滑車以竹筐繫土至岸上每丈工價約五六千挑上之土堆積過多遇雨冲塌仍堆渠中每致壅塞現擬於趙家橋樊坑渠兩處各開一水竇刷泥河由竇出每丈不過工價兩千五百文共計需錢七百五十千刷盡之後於趙家橋樊坑渠各砌一退水槽每槽須石二百四十丈連灰米人工約須錢一千四百千二槽共須錢二千八百千由樊坑渠至王屋

文誠公集 文稿拾遺

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一斗長約一千一百餘丈兩岸高者四五丈低者一二丈高低勻算每丈挑工約須三千文共須錢三千三百餘千文以上修濬土渠大略也

興辦屯田議

竊以屯田一事裨益無窮築堡聚居且守且耕一利也按畝輸糧濟兵食而省採辦二利也計丁授地撫流民而散匪黨三利也堅壁清野免齎寇糧四利也寓行保甲以弭盜源五利也堡寨連接兼護運道六利也憑險扼要以絕竄路七利也事定之後因糧養兵裁減綠營省大費而收實效八利也屯田之法北地壯丁三人牛馬二頭可耕百畝爲一頃五十頃百五十人共

爲一屯屯築一堡堡周五十丈牆高一丈二尺上加雉堞高闊

三尺開挖礮眼施放火器基厚一丈五尺殺其上頂寬八尺取容守具圍以重濠寬深均一丈五尺內外濠相去略六丈中以爲場圃外濠之土築爲短垣用作牛馬牆堡留一總門以容田車爲度外施吊橋頃地三丁置火槍一長矛二五頃置小旗一五十頃置大旗一用之以守置牛二車一他農器稱是用之以耕置草屋四間用之以處人畜皮器具積糧食五頃置牌長一人於三十丁中選篤實者爲之五十頃特設屯正一人以士人明農事者爲之以督耕穫屯副一人以武弁勤慎者爲之以司訓練屯丁不習守禦膽不壯心不齊屯正屯副量帶營勇十名

文誠公集 文稿拾遺

十二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以教之先且由官給食收成之後養以本屯輸官之糧每屯五千畝以中歲畝收官斛一石官民各半計之歲可得穀二千五百石以一人日食一升歲食三石六斗計之可供七百人之糧若屯五千頃可供七萬人之糧屯至萬頃陝甘兩省現兵十餘萬皆無採買之苦而轉運之費亦省過半矣事平之後每屯養常操兵百名以千石爲坐糧以千五百石儲備軍械行糧以待征調萬頃得常操兵二萬人永不勞另籌兵餉長久之策莫善於此屯田之費每頃牛二頭以時價計之約需銀四十兩草屋四間約需銀二十兩田車一輛約需銀三十兩雜器兵器種糞約共需銀三十兩自招墾之始至收成之日歷時三季人畜糧